

震澤長語



11785

震
澤
長
語

王
鏊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震澤長語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紀錄彙編寶顏
堂秘笈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鈔
及指海皆收有此書除紀錄爲摘鈔
本其餘各本皆同故據寶顏本排印
並校以借月本

震澤長語序

余久居山林。不能嘿嘿。閱載籍有得則錄之。觀物理有得則錄之。有關治體則錄之。有裨聞見則錄之。久而成帙。名曰震澤長語云。吳郡王鑿濟之。

震澤長語卷上

經傳

明 王 鏊濟之撰

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尙遺孔門之舊。公羊、穀梁蓋傳子夏氏之學。儀禮有子夏傳。易有子夏傳而亡之。詩序相傳亦云子夏作。易傳於商瞿。書傳於伏生之口。孔安國又得於孔壁所藏。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蒼師荀卿者也。左傳出蒼家。蒼亦有功於斯文矣。浮邱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是爲魯詩。根牟子傳荀卿子荀卿子傳大毛公。是爲毛詩。是時諸儒掇拾補苴。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後鄭玄之徒。箋註訓釋。不遺餘力。雖未盡得聖經微旨。而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今猶見於十三經註疏。幸閩中尙有其板。好古者不可不考也。使閩板或亡。則漢儒之學幾乎熄矣。

余始讀易。至繫辭傳曰。大哉言乎。天地陰陽造化之蹟。盡在是矣。非聖人孰能作之。而歐陽永叔以爲非聖人作。何也。讀至序卦、雜卦。乃若有疑焉。若永叔之見。而亦未敢爲必然之論。讀淇水集。彼亦疑之。謂有不合而強通之者。余因是考之。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爲二篇。曰正經。孔子於正經之後。翼以

十篇曰上彖傳、下彖傳、大象傳、繫辭傳上、繫辭傳下、文言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爲十翼。經自經。翼自翼。孔子不敢同於前聖也。自商瞿傳至梁邱賀曰。彖辭所以釋經。乃分二翼於各卦之下。鄭康成又移文言傳於乾、坤二卦之後。王弼又移彖傳于各爻之後。經三紊亂。既亂正經。又失十翼。非復易之舊矣。諸儒多欲校定而不能。蓋秦火之後。易以卜筮獨存。而十翼散在人間。漢文帝廣文學。十翼所存。唯彖、象、繫辭、文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掘冢得易全書。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污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二。後人以序卦、雜卦足之。則二篇果非聖人作乎。胡一桂翼傳又謂聖人讀易超然意與易會而爲之辭。豈常人尋行數墨者比。則亦未敢遽疑之也。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僞作。掇拾老佛醫卜之說。其信然乎。然其立論亦甚奇。謂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象而知吉凶。後世易道不傳。聖人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於辭。便謂易止於是。於是周、孔孤行。不知有卦畫微旨。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註腳下盤旋。周、孔猶謂之註腳。而況後世之紛紛乎。今學者終年守傳註。猶不能明易。而欲單觀卦象。其亦難矣。

魏王彥問關朗以百年之數。策得夬䷪之革。䷰。捨著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傳。五傳。從甲申魏宣武王之元年至戊

申。天下當大亂。禍始宮掖。

革六二。以柔居中。

有藩臣柄政。世伏其強。

爾朱榮。

臣主俱屠。

莊帝殺爾朱榮。榮子復殺莊帝。

當有二雄舉而中

原分。二雄九五九三高
歡宇文泰東西魏

不戰德而詐權。則舊者先亡。

革故也是以
東魏先亡

辛丑之歲。當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

必在西北。夫平大亂必以武定。北用武之國也。己酉之歲。江東其危乎。

開皇元年平陳

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

場帝

天下復亂。道不終亡也。必有達者興焉。

文中子

其後魏之亂。自胡后始。爾朱榮高歡宇文泰分霸。隋平

陳。煬帝之世。天下大亂。皆如其占。然則左氏所載周太史筮。陳敬仲知其後必將代齊。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懷惠之亂。豈可謂誣乎。

詩小序。所以作者之義。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以來。人多疑之。未敢盡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爲之說。卓哉其爲見也。視古註亦簡切易曉。可謂有功於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詩。必自命題。借使亡焉。國史采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屬。使今人爲詩。不自命題。則釋之者言人人殊。不知果誰能得作者之心也。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毛鄭固多失。然去古未遠。其說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之風。多指爲淫奔。楊文懿公守陳。謂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引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是。如風雨雞鳴。邱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賢。木瓜以爲報功。采芻以爲權譏。青青子衿以爲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爲不可也。

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鄭衛多淫風季子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何也

季子觀周樂豳在齊之後秦之前今居風之末豈非夫子所改定乎文中子曰係之豳遠矣哉

今五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婚禮附以昏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雜合以成之乃自爲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某亦未敢從也

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後劉歆欲列之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而止孔鄭所引逸中蠶禮禘于大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于亡草廬撫拾殘缺合爲逸經八篇其投壺奔喪禮取之小戴公冠禮諸侯遷廟禮釐廟禮取之大戴中蠶禮禘

于大廟禮。王居明堂禮。取之鄭註。雜合以成之。亦愛禮存羊之意乎。

大學元文。今見古本禮記。鄭玄爲之注。依文釋義。略通而已。缺文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爲綱領三條目。八分傳以釋之。粲然有倫。其義精矣。其功大矣。惜致知格物之傳獨亡。遂爲千古之恨。然或以爲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卽釋格物致知之義。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始終。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爲貴。與程子之義。亦不相妨。朱傳之說精矣。獨以聽訟一節爲釋本末。則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爲。且本末旣釋。始終獨遺之耶。近世或謂大學初無闕文。亦無錯簡。一依鄭氏之舊。則余不能知也。

史載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禮記亦云。舜葬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元次山嘗謂九疑深險。舜時年一百一十二歲。何爲來此。司馬光亦云。虞舜倦勤。薦禹爲天子。豈復南巡。遠渡湘水。韓昌黎謂書言陟方乃死。地勢東南下。若蒼梧。不得言陟方也。其見卓矣。又謂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曰陟。而後言方乃死。所以明陟之爲死也。語何贅耶。或謂陟方猶升遐也。下云乃死。亦贅。孟子謂舜卒於鳴條。固當以爲正。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吏侍何孟春注家語。謂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方岳言之。書或遺岳字也。其說足祛千古之惑。

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規模大節目詳。有能舉而行之。則治效可立致。而其間亦有可疑焉者。家宰掌邦

治正百官。其職也。而宮禁婦寺之屬皆在。乃至獸人、敝人、鼈人、司裘、染人、屨人之類。何瑣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所謂教者。師氏、司諫、司救五六員而已。其它六鄉六遂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市城管鑰門關。而謂之教。何哉。職方氏、形方氏、邊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司空一篇已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宋俞庭椿王次點獨謂未嘗亡也。混於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與夫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不宜爲司徒之職。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與夫起徒役令貢賦之事。不宜爲小司徒之職。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誠千古之一快也。而予不敢從。何哉。曰。亂經。

嘗疑周禮皆經世大典。中間所載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蓍蒺氏掌覆天鳥之巢。則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宿之號。去天鳥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它如莽草以熏蠹物。蜃炭以攻狸蟲。杜蘅以瘡鼃。壯樨午貫象齒以殺水蟲之神。何若是之瑣屑。而亦豈必盡可用耶。及觀越裳氏迷於歸路。公爲作指南車。某年而至國。指南之鍼。陰陽家至今用之。方隅立定。又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十里則減一寸。乃知聖人精義入神。有如此者。公自謂多才多藝。孔子謂其才之美。其謂是耶。

余少時讀家語。後閱它書。有云。事見家語者。無之。訝焉。而莫知所謂。一日。閱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

顏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也。乃知家語本有不同。徧索舊本不可得。一日至書市。有家語曰王肅註者。閱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乃知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刪削也。肅謂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諸弟子咨訪問答之語。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爲論語。其餘集之爲家語。屬文下辭。頗有繁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優劣故也。漢初散在民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故使事同而辭異。孔御謂戴聖以曲禮不足。乃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後人見其文已見禮記。則除家語本篇。是爲滅其源而存其末也。然則家語出諸弟子。固有不同。漢初則紊之。戴聖又紊之。近世妄庸又紊之。經三紊亂。孔氏之舊存者幾何。幸王肅本尙存。而人間已難得。以何吏侍之好古。謂不可得。而余偶得之。豈亦天之未喪斯文也歟。

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爲僞書。余反覆考之。其玉杯、竹林、玉英至十指。皆說春秋事。宛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也。雖或過差。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考功名即考績之義。度制卽限田之義。陰陽終始。五行生勝。反覆乎天人之際。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豈非平日講貫蘊畜者在是。因爲武帝置對於篇耶。抑旣以告于君。又退而申衍其說耶。郊祀所以告張湯。問仁所以告易王。其說具在。祈雨止雨。雖流於災異。漢儒之所不免也。獨何疑於仲舒耶。其文詞高古。亦非近世所能爲也。自樓郁、晁公武、歐陽永叔輩。未嘗致疑於此。獨新安程大昌以爲非董氏本書。謂太平寰宇記、杜祐通典所引繁露語。今亡之。其曰。劍在左。蒼龍之象也。刀在右。白虎之象也。以至禾實于野。粟缺於倉等語。昌以爲亡之。而今書具在。豈昌所見乃別本耶。

抑未嘗深考耶。若本傳謂開舉玉杯、著露、清明、竹林之屬。今總名繁露。或歲久傳授錯謬。不足深辨也。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蓋亦指繁露度制篇也。

考亭象山議論終不合。世謂考亭道問學之功多。象山尊德性之功多。今考亭之學。家傳人誦。象山之學殆廢矣。近世有一種學問。若厭朱學之繁。樂象山之簡者。自謂心上工夫。本朝所謂道學者。始於吳興弼。繼以陳公甫。公甫每謂今世不當復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番之語。其亦有激也。而獨喜作詩。謂吟咏性情。乃所不廢。至今稱道學者多宗之。嘉魚李承箕徒步萬里從之遊。不聞有所指授。其身心造詣。不知果何如也。

程朱之學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奪志。史文成誦。至於書札。皆以爲以玩物喪志。朱子則不然。天文歷律度數。無不究悉。仍好爲文。工於詩。工於筆札。如楚詞、韓文。亦皆注釋。至五行陰陽風水之術。亦皆通曉。雖參同契、陰符經之類。亦注之。亦好奇矣。視程子得無異乎。然通天地人之謂儒。朱子有焉。

國猷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大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

蹴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塏。其人沉鷲材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自古無有都汴者。張儀謂其地四通幅輳。固戰場也。魏本都安邑。爲秦侵蝕。不得已東徙大梁。其後秦使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虜。一國爲魚。朱全忠篡唐居汴。不過五六年。唐莊宗伐之。其禍甚於王假。石敬瑭因之。耶律長驅少帝就執。視朱氏又酷焉。宋祖開基。不此之鑒。遂有靖康之禍。固謀之不善。亦地勢然也。宋之失計。未有甚於都汴者也。當時燕。薊淪于契丹。不能取。是中國與豺虎雜此土以處也。猶不思峻谿山之防。爲之限。一旦長驅而來。何以禦之。故景德中契丹入寇。朝議倉皇。思爲避敵之計。寇準力主親征。却之。然猶增歲幣數十萬。慶歷中又有無厭之求。富弼以彊詞折之。然亦增歲幣數十萬。而泰然遂以爲無事矣。靖康復來。又欲祖故知而與之和。括京城內外金。猶未能滿其欲。遂爲席卷而去。二帝死於五國城。而中原淪於夷狄矣。初藝祖欲都洛陽。太宗沮之。藝祖曰。未也。且欲都關中。據天下之上游。至哉見也。使當時從之。豈有靖康之禍哉。宋世諸名臣。亦皆狂於治安。未有爲無疆之慮者。惟范文正屢言之。謂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宜以朝陵爲名。漸營兵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其後又請修京城。謂天有九關。帝居九重。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其爲慮遠矣。使當時從之。安有靖康之禍哉。或曰。國家興廢。天也。非人力所能爲。一汴。二杭。三閩。四廣。陳希夷預言之矣。希文之策奚爲。余曰。不然。君相不言命。國家不言天數。苟以天

數爲言。則人事皆廢矣。況希夷之言。安知非好事者附會爲之乎。

英宗北狩蒙塵也。先悔過。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鄜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敵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趙王武臣爲燕所得。張耳。陳餘使往。輒殺之。欲分趙地半。有廝養卒詣燕壁。問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的欲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先立武臣。此兩入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殺之兩入分趙自立。左提右挈。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養卒御趙王而歸。此亦公孫申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誠非我朝所及。而其謀國之疎。則不及我朝遠甚。當靖康之變。粘沒喝以孤軍深入。爲宋謀者。但當堅壁清野。勿與戰。絕其歸路。斷其餉道。內用李綱。外用种師道。俟天下勤王之師四集。彼自救之不能。一戰則粘沒喝可擒。何乃遼自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爲虜人席卷而去。誠可恨也。誠可笑也。

爲人臣者。莫難於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論三代之禮。有所因。有所損益。易謂窮則變。變則通。董子謂更化則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間時變不同。小過不及。益之損

之與時宜之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變法。馴致大亂。後世以爲大戒。少有更張。則羣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損益。則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爲循默。不敢少出意見。論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無以自見。支傾補漏。視天下之壞而不敢爲。斯時也。毅然敢任怨而不懼者。其亦難矣。

周公制謚法。雖臣子於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萬世之公也。其法嚴矣。漢晉而下。旣已失之。然猶付之一時公議。諡不應議。則博士駁正之。猶爲近古。本朝之諡。有美無惡。所謂諡者。特爲褒美之具而已。官由翰林者。皆得諡。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免外議。定諡出於秉筆一二人。或以好惡參其間。又不聞有駁正之者。於乎。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官制

余嘗思古今官制紛紜。漫無統紀。讀溫公集。其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其說增損之。使後之人有考焉。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紛乎。蓋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尙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以失職矣。

一說漢武帝游宴後庭尙書始重

魏武佐漢。初建魏國。

置秘書令。典尙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尙書。然中書親近。而尙書疎外矣。宣帝時。霍山領尙書。上令吏民奏事。不關尙書。其後奏封事。輒下中書令。不關尙書。則西漢時中書已重於尙書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

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尙書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爲一。故有

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故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爲腹心之臣。日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使掌武事。謂之二府。

周冢宰無所不統。漢始分入九卿。宮伯則入郎中令。宮正入衛尉。膳人。酒人入少府。司會。大府入司農。宮人內宰入大長秋。其後九卿用事。丞相取充位。給事謁者爲左右私人。而丞相爲外朝。

漢初。凡郡國舉秀才廉吏。貢於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或至千人。屬光祿勳。光祿勳銓第郎吏。出爲它官。以補員缺。是時未屬尙書也。成帝初。置常侍曹尙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尙書一人。主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始也。光武詔三公等各舉茂才廉吏。改常侍曹爲吏部尙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公府屬東西曹。爲天臺屬吏曹。尙書令掌之。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爲郎。劉辟疆八十爲衛尉。公孫宏八十爲相。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趙充國七十爲將軍。

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未決。合中朝之士難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之。不嫌以卑亢尊。如鹽鐵議是也。呼韓款塞。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者六十人。故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今制亦議。統於一二尊官而已。